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一目錄 外編

工部五

屯田

前言

丘濬　王鏊　孫原貞
方日乾四則　董檄　倪岳二則
何孟春　陳建二則　王守仁
霍韜　潘潢　商輅
江津　于謙　余珊
胡世寧　李元薦二則　董懷理
張居正　許國　李文清
薛三省　陶望齡　王肯堂
周如砥　王錫爵　葉向高
趙士禎　佚名　鄒元標

董應舉　王鳴玉

往行

康茂才　黃福　高皇帝

文皇帝　昭皇帝　章皇帝

于謙　純皇帝　敬皇帝

肅皇帝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一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工部五

屯田

前言

丘濬曰虞集之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于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于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之策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縣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

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䝠成而不可爲其事遂寢及至于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機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爲矣嗚乎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于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横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于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家國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矣

王鏊曰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

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飢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地爲堡東起武州西過雲州極界于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緡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孫原貞曰天下運衛設置屯田軍士屯田秋成比較子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穀二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耕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算此寓兵于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

萬之兵不耕而食臣恐民間租稅不足饋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
方日乾曰各衛屯種寧餘近年以來苦于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
蕪間有暫荒之田易于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
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
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粮彼欲兼領又患窵遠孰
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數哉人
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恩
停租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
中許士元等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
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
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前項
荒田零圻隔遠遠則不便于領荒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
于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憚于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
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

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三年稅糧以為牛具種子之費候三年成效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為己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于全領又不患于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于虧欠矣

又曰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糧共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糧稅每年俱係各□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僅可自賠本戶錢糧誰肯鬻妻典子為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任支已久被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關支

之望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任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任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除豁災傷事例查各衙見今勘實堀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于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淡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又曰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厘蓋

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以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滿目不勝凄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愈多賠補愈重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礙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効一體徵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七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雄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

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坍荒田地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
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八厘通融處補以足
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爲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
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坍合
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于開墾若非薄稅改
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某等官所議將前項坍江田
畝悉爲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
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伍厘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
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
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
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
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衛門告領戶由開墾耕
種永爲己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
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

等屯荒廢久遠措置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概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糧稅最爲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又曰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如屯軍之苦爲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于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爲納糧贍家之用一遭凶歉輒便流移查得成化年間屯所飢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

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疊見不
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緣本衙門自無積蓄飢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
爲是以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别無措置至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
曾建議欲爲各屯設立倉廒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
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倉廒
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爲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竦
隔事寢不行臣看得衛屯所俱雜處應天府等州縣地面臣奉命以來
問過贓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爲率除八分解南京都察
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贓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
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盛之際動支前項
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幷原價贖罪穀石俱仍貯各
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倉若遇大
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地方倉廒支領造册奏繳庶倉廒無創立
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illegible]務各年

批撥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併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稻穀亦增賑貸有賴屯軍不致逃亡矣

董檖曰千里裹糧士有飢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于饋運四方苦于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西羌先零屢爲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不可能臣常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卽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于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旣可食數人其稿草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冰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跡旣存或更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

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于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而又豈非其明效歟

倪岳曰以百頃之閒田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其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于用關陜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事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詔罷兵而治屯田于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掠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

倪岳曰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

而荒穢餉兵之民苦于重役坐食之卒恥于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于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不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慮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耕穫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

何孟春曰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日完二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向誰備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陳建曰祖宗朝九邊屯田爲上中鹽次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于乞

運糴買二者而已然乞運苦于陸路難艱糴買苦于邊方粟貴皆下策也嗚呼祖宗良法廢格不行末世下策因循襲用無怪乎邊事之日非也

又曰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中以代輸者次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蜕巾待哺策斯下矣此三策得失人莫不知然近日諸邊正行下策而莫克由其上雖中策行之猶扞格焉謂之何哉

王守仁疏曰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顧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食于師者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足此之謂也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戍卒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饋矣此誠以逸待勞之道王

師出于萬全之長策也

詹事霍韜曰臣嘗詢訪邊關地利自眞定至永平灤州近邊之地皆有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若能愼選守令勸民農畝開導溝洫旱以灌溉潦以洩淫沿溝之隄遍植果木可以資用戎馬遇之可以限隔不敢長驅此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

潘潢曰隆古兵制皆寓于農故國無養兵之費官無供邊之勞久安長治有由然也後世惟唐之府兵最爲近古我朝屯田實倣府兵之制然法久弊生祖宗良法美意寖以墜失愚昔任陝西糧解副使職司錢糧講求屯田頗得梗槩及任提學副使巡歷八郡三邊周爰咨詢因得悉其詳竅鉤其肯綮又以考校之暇弔取屯田地畝實徵諸册磨算會計著爲屯田議亦嘗呼召諸軍面與商榷又得悉其衣食之資俯仰之計數年以來頗得其情嘗稽屯田紅牌事例因窺我祖宗法意大都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及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其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廢糧

百畝及給于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田始不
足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也乃爲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耳故折色行
而軍始貧民糧借而民始困祖宗屯田之法至此弊矣夫國初糧米上
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屯軍收穫輸納無搬運守候之費操軍支糧
亦近便簡易無有侵侔欺隱之弊及徵糧于官倉乃在府州會城去屯
遂遠有至數百里者又立催糧旗甲知數人役軍人赴倉支糧往返益
遠于是搬運守候之費侵侔欺隱之弊百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
七人乃始仰給内帑頣者邊事愈多請乞頻仍雖内帑亦不能給則其
弊極矣愚所議屯田法因軍人以納爲害即其百畝之業立爲簡易之
條軍既不納糧于官官亦不給糧于軍可復祖宗屯種之制合唐府兵
之法而在官之省什三在軍之利什七雖不能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亦
庶幾十人之田養十人矣比今二十人之田養六七人者其利蓋倍蓰
也嘗呼老校退卒察其疾苦咨其衣食皆曰軍之納糧于官大率十五
六斗始納一石其支糧于官則一石止得二三斗今得此百畝之田無

追呼逼勒之擾稱貸附益之費自種一二十畝可得花利六七石餘八十餘畝佃人分糧可得二十餘石少亦不下十七八石是常有二十餘石之利衣食有賴俯仰無慮矣故曰在軍之利什七又嘗取支糧文册計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斗六斗者歲支七石二斗今議一軍止免納糧六石合八斗六斗計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二萬軍可省四萬八千石故曰在官之省什三此皆于支納之間節其搬運守候之費革其侵侔欺隱之弊奪諸豪猾奸宄之手而歸之官與軍者也議自西安左等四衛始計四衛見在屯田二萬七十餘頃見在軍一萬八千餘名每人該田一頃常餘田九千餘頃餘指揮千百戶及儀衛司旗校無地軍人并馬料支給外尚可剩田五千餘頃以陝西見行地圖頂軍法募之可得軍五千餘人計全陝屯田不下百萬餘石以此法推之再因地致宜可增軍數萬少不下二萬此皆不煩帑資不備民糧而得之者且屯田僉事職銜曰提督屯種又伏睹屯田勅旨曰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致有荒蕪是此官之設原以耕種為職不以催科為急今乃

追比逋負敲朴並施害及妻子禍至雞豚如徵租稅然不知此糧將以養軍先以病軍使之翳然喪安樂之心亦將安用屯田哉故愚所議之法除去其害而已因陝西地方袤廣故爲此規至于山西地土狹隘東西不過數百里而山石居半通計一省之田不足當陝西一衞有難用此議者若夫宣大之邊田土久荒宜用營田法于偏頭老營之間得荒田東西百里南北二十五里除山石外大都可得田五六十頃以牛具種子給與偏頭老營二所官軍耕種營田議別詳如陝西總督巡撫官勘酌舉行庶兵食可足邊圉可固矣

景泰三年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幷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于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江津曰近日之議安邊足用者或曰納粟冠帶或曰納粟入監或曰招中鹽糧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趨辦于一時率非經久之常策爲今日之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蓋糧之積于倉廒者有限糧之產于地土者無窮如趙充國之屯田以困先零諸葛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人行之皆有明驗近來各邊總兵鎮守官不思朝廷付託之重惟務身家謀利之計就彼置立莊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之膏腴者多入官莊軍人耕穫反不以時而屯者又多磽薄之土乞勅戶部踏勘遠方地土但有前項各官莊田俱令退出給與各軍屯糧嚴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人免于私役而得以盡力于農畝屯糧豈不漸足乎

景泰元年于公謙曰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中鹽糧或曰銀貨糴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收奈之何不懷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之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新來

和好必不即爲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參將等官及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并巡按御史分投委官提督親行勸課如田多軍少先盡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種無種子者官爲借給秋收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糴賣仍行納粟冠帶開中鹽糧銀貨糴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耕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僉事比較其用心勸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給矣

余珊疏曰屯田足邊寬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充國屯田金城可二千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千八百餘畝得粟二十萬石自京畿海涯萑葦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于古

而不可行于今乎臣請陛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從塞下與步兵雜耕其間若直沽通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鎮兵築隄捍水爲田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蒔起科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期發騎就草以爲耕者遊兵防其寇鈔仍于田所乘塞列隧部曲相保虜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有備而耕者不變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在陛下乾斷力行不爲橫議所撓而或中沮爾

胡世寧奏議欲廣屯種以足邊儲其言曰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卒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遵照文皇帝聖旨聽令北直各屯原額抛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盡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

李元薦曰嘗考我太祖憫念時艱鳳陽尤甚乃發罪人工役屯種令各

處人民雜犯死罪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者發鳳陽地方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今須舉行此法凡天下問徒軍人犯不必解發驛遞軍衛等衙門止發拋荒田地處所分投墾種不得任劄一處致啓亂階亦不得縱令逃亡漫無成績如此數年則江北粟米必裕可以寬東南之漕可以壯西北之勢眞萬世之長策也

又曰洪武中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兵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宜選其有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擇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取給葉文莊所行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糧奚可勝用哉

嘉靖十三年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埸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毋以耕也套爲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管屯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牆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

張居正曰今之議者皆謂兵冗一切務爲淸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不得已而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汰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由焉而誠使邊方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民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留意焉

許國曰今六合一家方內晏然雞犬吠之警九州貢賦繦輓歲至輸如

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數絀者兵耗之也夫兵既倚于戈隸尺籍其勢不得自食故賦農以食之今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于無食矣坐而待哺兵固厲農力作不足以供餉農又厲兵蓋兵與農交相厲也兵農交厲此其勢不可久也今歲支不足給在所譟呼蜂起而戕主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于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顧反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令非行也即欲行安得償其所遣彼且有辭故今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敝兵驕則國敝當事者猶尚泄泄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今之名爲兵者國家以死力驅我豈令我枵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運兌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于驕兵顧反藉民以衛之小急則召募有值大急則徵調有齎其賞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既賦民以養兵有事又反藉民以衛兵平時任其耗蠹緩急一不得力所謂驕與惰相成者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令甲諸郡衛卒什三而守什七而屯屯兵二可給守兵一

而自食倘行之而效卽天下之屯足以盡虞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爲國遠慮者坐視其廢而莫之舉也夫屯政之廢由將領掊剋與豪強典鬻掊剋急故貧卒稱貸而棄田典鬻久故豪家併兼而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輒與爲市設詭詞以售其欺部使卽才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畝疆虛名固存而恆產盡廢矣竊以爲屯田不復兵食未可足也誠得任事之臣將咫尺之命分行天下按籍以請其舊稽額以廣其新不出數年可使兵盡歸農乃卽于屯營之中稍行番休之法揀其精銳時其教閱二十從戎六十免役略如唐府兵之制如此不惟兵食可足而士氣不驕緩急有恃此萬世之計所當蚤定者也

李文清曰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亘數千里于焉耕耨于焉捍禦蓋卽古寓兵于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憂勤于上耆碩擘畫于下將臣經畧于

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田為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閔海運之艱詔羣臣議屯政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田官牛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閒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廩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地方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瑋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芻粟不繼士馬不肥挽運例銀所費

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奪覈乾沒修亭障三國時棗祗營許下而諸葛出斜谷羊祜貴淮襄此俱功績卓然傳著言屯田者所必宗然皆以軍與佐旦夕之急爲方圉一時便宜經制弘遠未遑論矣而唐之法最備唐開府軍置營田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泊諸鎮軍所領則碁布天下其功庸傾省收率之多少皆決于尙書省不輸不調而兵食足故自周幾千年而兵與農始復今夫井田以農寓兵而屯田令兵歸農廣悃之勢雖稍有閒近古以來兵制之善未有也彍騎藩鎮旣變而屯法浸遲至元和而甚然韓重華以振武一隅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畢誠營田邠寧三十萬石得人任法豈不易歟然宋端拱二年以陳恕等四人爲河北招置營田使淳化中又令何承矩制置河北而時承五季將士慓悍之後武臣恥營葺惰卒憚耕作怨咨疏卽不罷役將慮生變而承矩亦偪抑羣議事幾輟然竟以成功自是屢建屢廢廷臣終持空文而迫于強寇故今論兵其無制而貧弱者輒言宋明初得天下戍卒編于列郡衛所林

立知鄭州蘇琦陳時政其一言屯田積粟當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任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沃土膏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後尤不可以不亟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久成功家積粟于垣一士饜足于伍內有無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虜其惟屯政哉

薛三省曰客兵與土著不並存也方始募客兵時爲土著弱耳不知客兵強則主愈弱弱則無當于用而官且愈賤之于是豪者得以侵其土黠者得以淆其籍此□無所控而官亦置不問久且不得以覈其故是招募盛軍衛敝軍衛敝故屯政敝也初令開荒者永復不賦以廣勵來

者不知無賦則無名籍凡田皆公土也籍而後得私其業不籍則縣而屬之官有力得漁之矣豪貴宗戚誰不生心故復除之利厚則巧奪之端多開者勞大而利小故開荒徹也往者折納爲開中久而粟多無所洩也故以錢洩之而不塞實遂洩而不復積蓋計利則輸粟不若折納便計勞則輸于邊不若輸于都便人利便而習佚則開中不可復故積穀徹也欲與屯則莫若復軍政欲廣積則莫若嚴濟奪欲多積則莫若復開中如是而下必成之令行必復之政則屯修于內荒開塞下兩者兼舉則穀必多矣此必然之議也愚故以爲欲復舊制則又莫若調新政在腹裏則當以開爲屯在塞下則當以屯爲開在屯與開未成之先則當先積以資屯開在屯與開已成之後則又當因屯以減積穀何謂以開爲屯屯田侵占非朝夕矣今欲按籍而履畝勢必害及常業西北固多甌脫即東南湖海之濱斥鹵亦多有之稍知自墾皆上腴也誠廣爲營度而嚴責成焉有可屯之軍而無田者則計丁以及田有可屯之田而無軍者則勾丁以補軍矣廣新畬與核舊額其利孰多其擾害又

孰少如是則屯政復矣何謂以屯爲開夫募召皆四方散民也其勢又孤民散則難招力孤則易侵今塞下戍多其有客兵者則以兵守扞而以軍耕其無客兵者則挑其壯者守扞而以罷弱耕其官兵則歲課其所開次爲差而與首虜同賞夫以耕爲守則士樂以田計功則官勵以戍開田則勢衆而莫敢奪如是則開荒復矣何謂以積資屯以開減積夫屯與開不可一秋而望歲也必以歲計焉其爲不能無仰給縣官則下令輸粟度週時每引折納幾何即以塞下粟值準之而又少減其粟數令商有餘贏夫人樂贏則忘苦不厭奔走飛輓塞下矣是使戍卒得力于開屯也夫商有所輸開而屯者又有所獲其獲有餘粟又得因商之易粟而有所洩如此數年則塞下之粟必多然後下折納之令復如故是商又得息肩于後益兩利也如是則積穀復矣三者誠復則不加賦而食充食充則兵充兵充則邊備充天下其庶有救乎

陶望齡曰屯政之興自漢武始神爵初趙充國以屯制諸羌而其後伊吾湟中金城之間往往有田官戍屯田法高皇帝用宋訥所獻守邊策

立法分屯布列邊檄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節制如此其固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代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幷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無不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且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土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諭獎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令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愼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有闕文天意而沐英梁野仙帖木兒之說進于是開屯寧夏蜀滇間而遂益推廣之軍屯之

盛諸邊多者至數萬頃諸行省浙閩號少戎事猶二千二百頃有奇嘗勅都督府曰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屯田乎其令天下衞所督兵屯糧又罷諸關守卒悉令屯田永樂間益廣遼東屯令徽牛朝鮮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屯粟數最下詔褒美又置各省按察僉事轄其事至宣德以後而兼理提督之員日益設或以御史以都御史以倉塲侍郎以副使以通判而承平既久居位者不甚以軍伍爲意所司取文具而已溝塍廩庾之間少有省視者武爵既輕而其人又多闒茸其豪者或年所部善地及所儲細糧子粒又從而雀鼠耗竊之其地之密邇都下者賣壞割于世臣而士日以失業自宣德景泰時御史張晷言大同地平曠宜粟麥多爲軍官所據學士商輅亦言口外地廣袤而各城堡饒裕者諸勳戚入爲莊田總參以下剖分其餘士無便田可耕法度之弛壞從來久矣而迨弘治則鹽法遂壞國初患塞上粟少募商輸粟入諸鎮每粟二斗五升則與引一支鹽海塲入輕而利厚于是巨商大賈役致游民耕塞外隙地以私力創立墩堡爲屯聚田卒有所恃賴而粟益充羡

市糴愈平邊民易于生殖成化中甘肅寧夏之間粟石僅易銀二錢虜奪氣不敢迫近孝宗始即位徐溥爲内閣而戶部尚書葉淇與廣陵大賈構遂奏改折粿塞上田者皆投耜歸𦂳田復爲榛莽而邊地空戍者單弱墜葉粟價踊甚待餉内地悉國家之功奉邊士而不足塞上益多事戍卒候烽燧荷畚鍤無暇言錢鑄矣以古今之言屯法鹽法必相比以談皆的然能折初制之善與後之害不待今日而當復而終未有敢斷行之者夫民各自養則均足養于人則憂養人則詘必然之勢也故古聖之養民也使自養其衛民也令自衛自屯法壞而天下以民養軍以内地養邊徵待者憂供者詘故今天下財力竭也以民養軍而竭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民而竭以内地養邊徵而竭以内地之東南養内地之西北而竭夫執戈殳曉戰鬥能扞社稷者軍也以負販雜作游手而惰偷取食者罷民也而今所謂軍多負販雜作游手偷取食者其一日有事而求執戈殳曉戰鬥必又募之民而顧令民廩之此所爲勤苦養游惰也宣宗時尚書黃福言自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皆河壖地

請以軍民十萬人屯之可多致穀贍國用甚便于是遣吏部郎中趙新等按視淮北燕齊等處若地可墾者上之會有沮其事以為徒紛擾軍民常業議遂罷而丘濬王鏊輩號為名儒皆每每言京東三邊地當募民為營省漕運費近日京東之議既行而久不得其要領亦罷去財賦專倚辦東南而力益窘夫以東南養西北猶割左臂以屬右臂無益于右而左必大傷諺曰欲為吏視成事利成不處害成不能去相戒曰必勿動動其有亂故劉瑾賤閹也慨然思邊備之不足欲修舉其制于是奏御史胡汝礪等度諸邊屯田瑾不知所以曠蕩優恤之而徒慕浮奇以入多而先者為功于是諸鎮責屯糧甚急而寧夏猶甚安化王乘戍卒怨遂為亂後凡言修屯田以瑾為鑑矣是以新田不可墾故田又不守議未興緩棄之可百年方興急責之必旦夕議徙民慮其擾議募民慮其聚而無功不可散也議給牛種子田本則憚費田未成即稅之即成又為勢家所請其舊田淪江海者田去而課存其人流亡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存初淪沒者猶惡薄田耳責收于他畝而良疇荒初流亡者

猶寠人耳責償于他戶而其人始逃去于是諸屯田大抵皆爲斥莽而召人承佃不復拘軍民矣軍不獨苦無田反爲田困而連畝接壤之額地良者士不得正視諸惡薄所朿棄去而不可得故今天下之極疲苶而不可易振者無甚屯軍而論者獨泄泄然徒以劉瑾爲戒蹈而傷足困而廢食計莫失于此

王肯堂曰兵制莫善于古莫不善于宋蓋我朝兼之矣古者寓兵于農無饋餉之費有守禦之固國是以久安三代而下惟唐之府兵有其遺意高皇帝立法實度越之故嘗竭養兵百萬于京師而不糜百姓粒朿者屯政修也迨其後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石以餉京師而邊帥請發內帑無虛月軍與民日困而邊事日壞不可支幾若宋之季焉屯政廢也嘗試攷之大抵緐造之始則修因循之久則廢得其人則修不得其人則廢上下以實心行之則修其文具相蒙而苟且塞責則廢非若他政有因革張弛足考鏡也其在往牒者無與于今日不暇考其在甲令者大旨不過廣屯多墾遣官課功恤軍淸弊今日若出一口又不必考

也然而田如故屯如故官如故法如故而昔以之利今以之弊者其源安在近者言官條奏詔下大司農議上不過如故事責成片紙耳迨被旨令詳究弊源而大司農莫知置對至逡巡旬日始摭拾數語塞詔者何也講求無素而且諏訪之靡從也噫此其當考者甚愚嘗因是而稽之高皇帝時百姓新出湯火田蕪不治餉匱莫給初命諸將分屯龍江諸處當是時宿重兵京師而上加意留屯故有不糜粒之歎于是以遠就田而上親勅五府程督之文皇帝移都北平益加意屯法饒給之利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則移數衛于江浦六合諸屯以溢于塞外然一再傳而近郭膏腴田多爲勳戚有諸閑田債帥又占業之以致士無近便地可田如商公輅所奏者屯田軍餘終歲賠糧而不知屯地之所在如楊公一清所陳者夫屯于畿甸間辰發而午至一旦有事不轉餉而兵食足祖宗固有深意奈何弁髦之顧自先朝已然況于今日乎歷年所深覈乃在邊徼不聞甸服是豈欲法行也弊一矣今甲總一衛之兵而十之七屯種而三城操屯種所得爲石者十二以自

給而不入倉以給城操者是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也厥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六石輸諸官及給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田始不定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乃爲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耳故折色行而軍始貧民糧借而民始困弊二矣國初餘米上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田者不病于輸而操者無苦于支至便也後乃徵糧于官倉在府州會城去屯遂遠有至數百里者輸支多往返旣遙而搬運候伺之費侵牟欺隱又間百出而不可詰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聊給內帑至嘉靖中而邊事愈煩請乞頻仍雖內帑亦不能給弊三矣文皇帝出獵見田家食粗糲心惻然傷之因念及屯軍令督屯官以時勢問洪熙初時察其困之者而蠲餘糧以振之士故挾纊飲醪而競于南畝也按勅督屯憲臣詞曰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致有荒蕪則屯官之建專勸課農桑爲職不在催科德意明甚今乃追併遍負敲朴並施流毒妻孥以養軍者病軍使騷然喪其樂生之心而逃亡者相踵弊四矣民田則例最輕者

領收三石其土多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租入乃十倍焉國初官有骩法朘下者必峻其刑誅士故力田自給而人不稱乏也今自旗甲胥吏而上卒家乎是輸者每二石而致一石而支者十不能得三其何以堪之而能無逃弊五矣逃者衆而田日荒因荒而豁糧是也其致之荒者豈無罪乎乃不惟勿問而已且借荒以爲己利而額餉烏能不自虧弊六矣國初既立屯法牛具農器總于屯曹細糧子粒登于戶部已設風憲官督之有遴守令協同收放升遷交代方許離任之令焉有不及數具奏降罰之令焉有逾年不完管屯憲臣住俸之令焉今居其職而能言屯事若指諸掌者誰乎無成効而如法降罰住俸者誰乎綉衣握符者淸道而馳所至雞犬不寧顧于屯事無所短長受代去徒掎摭一二僕遬武夫以復上命上下內外相蒙而相苟一律也朝廷所恃以修廢舉墜養兵息民者繫二三大夫是賴而苟安若是國何賴焉弊七矣往嘗與復江北屯田至發內帑佐之所司不爲意後聞遣官勘視乃始倉皇搆廬舍爲疆畝于孔道傍以塗使者耳目而使者竟

報成今不毛猶昔耳愚安知今所申飭者之不然也令不信罰不必而人咸有倖心雖取一二玩愒者懲之必不爲變朝令而夕申徒費尺一牘腐風雨屋間耳何賴屯政修廢哉故得其人以實心行之則豪奪可淸也額餉可溢也不得其人上下以文相蒙而苟且塞責則欲淸豪奪而反自爲豪奪欲充額餉而反虧他日之額餉也是滋之弊也故田事出賦人三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游兵必得趙充國其人而後可無擾也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必得諸葛孔明其人而後可無擾也大治諸陂穿渠田又通運漕之道必得鄧艾其人而後可無擾也每屯百二十人就高地爲堡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必得韓重華其人而後可無擾也今世稱乏才而跅弛之士一挂物議不問眞妄鉅細輒終身棄之國家之不恤材有異于將帥之不恤士卒者乎而百職因是以文移取辦無爲國家實心任事者官之闒茸不理有異乎田之蕪穢不治者乎如是因循而不改而恃無用之虛文欲復祖宗之舊何由哉則豈獨屯政而已

周如砥曰夫屯政所係匪細也自祖宗以來安邊足用之本在焉屯政弊則兵困而其□究大司農不能支故國亦困今日所值是矣按洪武初鄭州刺史蘇琦上屯田封事屯政遂起于此其法相邊方之饒沃卽衛所之閑曠畫地列屯且耕且守大都守者什三耕者什七猝有警急朝發夕至有寓兵于農之意焉當是時聖祖倜海運而重邊防一意于屯故梁太僕野仙請命重臣宋祭酒訥請選良吏畢賜嘉納而貞定諸鎮有諭五軍都督有諭寧照靖王有諭誠重之也嘗伏讀聖諭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可復稅乎又曰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歲輸數歲之後徵之可也故其時人樂于趨而沁州諸富民至荷畚鍤而應募野是用闢邊是以有攸賴永樂時邊儲有紅腐矣總兵何福以積穀最多勑書奬勵是也乃度支請以紅牌入租賦然且有從輕之論溫旨藹然而其程督田作法獨嚴重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曰毋俾民疲而兵惰志念深矣仁宣之際法令畫一卒無擅差故人人得自盡又明賞罰以課提督吏風憲郎曹冠蓋相望給牛假種官鑄農器千載一時蓋其盛哉

而乃以斯時也值斯役也竟使黃忠宣之議格于築室君子憾焉至于景泰而附堡腴壤盡爲莊業武弁朘削莫可誰何浸淫弘正間而天下不復有屯政矣何也則鹽法壞也鹽法之行也商人以輸粟爲歲課甚稅輻輳否則親屯焉又否則易邊入粟以故耕者獲其利而墾田日衆葉計部變法之後屯土邊儲交無所利之蓋留蓄而灌莽焉而課額亦以少詘于是逆瑾乘之而起大量追徵紛無寧日卒召帨巾之變亦事勢之流相激使然乎由斯言之始未嘗不振飭後稍陵夷衰微已大略可觀矣故當其盛也申諭勤而綜覈精任人當而用法必嚴于督率寬于催科故國家賴其利迨其替也議論繁而實政闕巡不阡陌耕用鹵莽則屯政爲名又其衰也兼併侵漁鴟張狼肆家室不庇奸人受其利而害且隨之矣然則今之屯政其襲虛貽害與否我不敢知乃所謂利者概乎其未有聞也將林麓漭亢原隰淳鹵之區遽減于昔歟抑經略之有遺政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夫邊鄙不聳稽人成功則今其時也當可爲之時而不爲不可爲之時且至矣余故上下二

百年總其大較爲籌邊者鏡焉

王文肅公與周二魯尚寶書曰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卽墾田一事向來人抵掌以爲極敝大壞又極言無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番中間豈無熟地作荒及隱占侵沒之弊且旣曰開墾甚難而前按之紛紛奏報墾田豈得曰非欺也

葉向高曰屯政者自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于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並城操之軍其區畫何其詳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且令各方贖士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穀獨多璽書褒諭其激揚何其至也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糴多至二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

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其博也蓋國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管仲讓其籌晁錯屈其算而趙充國諸葛亮羊祐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効法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于賠補相繼逃亡田畝日荒而九邊供輸之費遂以大困惟時心計之士碩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爲國家建無窮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之甚也愚嘗考求其廢敗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由屯軍征伍于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爲振舉者

一也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具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樑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磽瘠于軍士低昂竄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為振舉者二也祖宗時武備修飭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為備故人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防稍失城堡多湮胡騎縱橫出沒擾我禾稼即欲力耕厚積徒為虜外府耳此可為振舉者三也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揄竊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為職者優遊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迹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為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于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為利各自設伍募衆督耕畚鍤盛于戈矛墩堠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于斯為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既散歸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源源其說當矣顧愚以為守法易復

法雖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襟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本強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舉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粟于垣士纍于伍不□轉輸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捷虜制戎伸威固國非屯政曷由哉愚故略著其顛末令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趙士禎曰爲今之計無如招募南北丁壯議屯遼左永平天津登萊沿海拋荒地土各處不下各百萬頃歲入之租亦有百萬且舉一隅而言

如賓砥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錄五代淪于夷狄蓁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塲遺址依然可尋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弊使奸人豪右得以構釁阻撓總督張佳徹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遷轉接管兵備朱衣旣憤不得保薦乃願養謙特舉參將朱先善後而先又慮不得脫身適値邊口水發隄岸坍塌二朱倡言于上豪右希佔熟田者乘機流謗于下遂使三臣垂成之功廢于一旦昔年熟田爲豪右覇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而考原任水田千總陳錄言之甚詳繼是則有徐貞明墾水田之議貞明儒者不知南北土壤異性耕稼異法即民間成熟旱田亦強改開水田民心不服議論蜂起坐致不終其事良由一偏之見害之也使當時相其流泉度其上原水田旱田並墾南人北人互用因地之宜從人之便月開一月年拓一年三事就緒之後廣畜牧事蠶桑求魚鹽之利至今十有餘年則北直山東沿海千有餘

里之地物產之饒當不讓江南矣此言北地之田之可屯也樊兆程曰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即如安東而下直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東之大海□州之傳湖沭陽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淖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石程爲榆令時曾于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莊開種歲獲粳稻無算徵之民見今于此湖內開種獲利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况牛內穀本各州縣俱有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覈而取足者此須設一專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揣肥磽之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年間自有大獲粟稻平時則以備河工之急需有事即以足戎士之豐飽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

起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若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有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是恐倭藉以爲糧結巢于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息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巢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温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籍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參將汪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于窮民亦當責効于營兵查得雷州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

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東之田之可屯也天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以愚所目擊江左水田雖極腴亦往往不免風濤淪沒之苦然而莫不出重貲急築圩岸者良以捐一而博十不聞一壞而遂棄之也今誠做諸臣之說見諸行事毋以小不便而中撓毋以細人說而中梧需以歲月責其成功將綰波而州之處無不化蓁莽爲膏腴而粟不可勝用詎非度支之一大助耶此之謂屯利之宜興也

天啓六年十二月遼東巡撫陳屯遼地疏曰邊方非腹裏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所之官舍軍餘耳嫡子爲官庶子爲舍正子爲軍次子爲餘非若腹裏里甲而編戶也又非若山陝兩邊郡縣之軍民錯處也故其地盡屬軍屯也國初擇腴以餉軍軍戀而世其業承平以來邊人喜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身爲正軍之儲也愈快其志即正軍亦置其身買販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遂流毒天下矣請言不屯之害今日全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截漕耳國儲外分京師日磬一不便海運招商派洒那移交卸多費致北

直山東民爲之疲累二不便米既入海船戶客官沿海爲意而糧料數十萬安能數百里斷非一手足之力米爛不勘糧料絕不可餉水兵賤賣之釀酒之家而另其值者本色有名而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遼地新復土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坐食故米價日貴兵與官餘交受其窘且轉販而奪劏門之食劏且以遼窘四不便募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縻之而久居世繫倏忽逃亡日後更能爲調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著身無所顧之恆產安能保其必有之恆心故前之見賊鬨逃者此皆烏合無家之衆也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爲餉豈不厚但不屯無粟以供家蓄食物不豐之處百貨難通諸物賞貴銀二兩不得如平時他處數錢之用兵以自給不敷而逃亡七不便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計伍開屯計屯核伍而虛冒之法不得行便一兵以屯爲業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爲土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力作而遊手之輩不汰自清屯之即爲脩之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止技擊馳射伍之相習耕之即所以練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糧而人馬不飢

困兵且得剩其前之[illegible]明修整廬舍鮮衣怒馬爲一鎮富強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折乾月米以省餉便六城堡關道有澮有溝有封有畛比木種根高下縱横聯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此職考祖宗制度往時九邊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職又考歷朝屢戍遼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穀種具當司農拮据之時職亦不敢援此例以撓歲供故止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中折本色十二萬五千石爲銀十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預給之而以米折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于來春必喂養牛力于今冬倏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請于皇上而更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夫屯之法則有祖宗之制在非奉祖制斷不能調人情遂段清楚照管萬畝軍六十人餘丁三十人例先擇腴者以給官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常有人正軍餘丁之外而有剩他則與沃免之令其盡力開墾俟成熟後願輸子粒草菜者聽不願者不強之以示招來若

錦寧一帶明春且通營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并牧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進我不勞而虜日促由此行之不變奴子不久必爲我擒矣足食足兵安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即將來折銀于是月解到俾職分經各營官軍買米制兵庶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端皇上勿謂職僅辦農也屯政固勦殺無敵之方略也

天啓元年刑部右侍郎鄒元標曰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淸也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勘奸軍以民爲屯官唯唯不知所辨臣竊嘆之臣竊謂國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眞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淸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淸其有能淸出如百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淸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眞數十之九本地方官無以故事應之乃眞正體國者此臣愚見也

天啓二年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事務太僕寺卿兼

河南道御史董應舉謹揭自古屯田皆于兵爭戰苦饋難之時爲此急晝隨屯即效未有得利于他年者故以兵屯當年糧餉即減如趙充國伐先零省吏士牛馬食月費十九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是也募人屯當年兵食即足如韓重華營代北募人爲十五屯歲省度支錢二千萬緡是也臣以今年季夏視事去耕種之期已遠又兼安插一件相絆地方不報地遼人不願屯不得已用石公衍議買膳馬臺安子莊青苗熟地七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漢買四當口錦衣青苗熟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衍所買地收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陳雲漢口報無多值王鴻臚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至于水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圈白塘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跡猶存可作水田甚多盧同知分與屯主開墾不及十一職措其時之需屯甚急而地利之遺苗甚多也欲盡開之因問經歷趙鐾鐾曰六處荒廢不久開之甚易請設大官督開一畝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

石三斗久荒者一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舊河爲力不多其餘農器中種可以數計鐙老于農者也其人忠實可任屯田今光祿署丞陸基善田督鄭千總張光宇等照井田法往丈之通計六處旁近約水旱田二萬畝有奇卽雙港百塘口辛莊一帶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井只須挑濬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必也卽今召人又挑濬陸鄭諸人皆畏事勤力其行也不騎馬不乘船自備盤費以往可與趙鐙等共事者其何家圈葛沽數處則宋游擊承壽張思忠等皆能任之職之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鐙法開之千箱萬箱卽在明秋但恐地方有司不肯以國家爲念職勢不得行直無可奈何耳

天啓四年四月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曰遼事初起兵餉都盡倉猝無策不得已議發帑議加派議搜括特一時權宜之便計豈久安長治之訏謨乎今奴雖鷙伏三年又復狡焉思動矣微獨奴卽各鎮邊之人兵苦戰不得息地蹂躪不可耕充國之困先零孔明之屯渭田雖時爲然奈何棄可乘之時置自然之利而勞焉按逃亡病故之虛數乃取

盈而搜膏枯髓竭之積民以應之猶不足焉脫有不測未知將可再發派可再加搜括可再議否今各邊本色折色無算而關門海外□中運化密雲以及各邊奚啻數百萬司農嘔心瀝血無可奈何尚欠二百萬明旨屢廑會議言者欲汰兵減餉夫驟而議汰不至散爲綠林不止也驟而議減不至譁爲羣囂不止也不汰不減而以驕子奉之勢必如索果栗不饜不休不待敵國勝負之變未困虜而先困中國矣然則舍此更有奇策乎屯之爲利臣同官林宗載前人曾專之奉明旨屯田既有七善何不着實舉行而但未及所以行之之法也請自山海以建各鎮如兵每萬各簡弱者三之一以屯人予旱地二十畝准糧九月寬其所入以示之有利利之所在人忘其死其誰不黽勉從事者約而言之不但七善更有五利焉以此租抵月糧則無汰兵減餉之名而有汰之減之之實其利一抵餉屯租取自邊土則脚費自減而津門之六千萬漸次可裁其利二米賁于珠軍不飽宿邊屯產數則價賤而士腹易果其利三牛馬仰給全藉芻梗邊屯畝備則草料充而騎可騰驤其利四飢

寒不迫人心有恃屯之所以不能已也其利五有闕文是困虜而不困中國兵馬用而苦無兵馬豈非惜餉之急乎或曰忘奔操之時士飽煖而不服習以其卒予敵也夫春作者以三月始六月終秋穫者以十月始十二月終他月皆可待操旱田更多餘閒況所簡特不任戰三之一其可戰可操者固不妨也且昔之望風而逃調募豈皆不操之兵亦豈盡爲屯妨者乎或曰債帥怯而貪平時攘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爲國減餉者是不然夫債帥之愛功名也甚于其愛財貨也如一帥得萬人能簡弱者三千人授屯是能于每萬金中減司農餉三千兩取該道履畝實冊簡軍若干屯田若干畝代餉子粒若干石備報部移咨本兵照軍功加俸一等以開屯減餉之多寡爲本帥賜爵之崇卑彼冒矢石以殺虜固功此開邊利以困虜亦功也況彼危此安人情尤樂趨乎屯之于兵相利不相妨斷無疑矣第不圖待事功迫促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農具未備然後見日求夜稍稍不效而曰屯不可爲此非屯之罪也又屯熟之後穰穰滿家貪弁橫索

起視催糧致攻苦之兵得不償失究必拋荒鞠爲茂草而曰屯不可爲此又非屯之罪也信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一百萬之邊金可省數十萬之人心可固能富能強可戰可守司農得免攢眉中外不至竭澤所謂久安長治訏謨非耶若夫順天時因地利買犢計種酌盈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畧惟在當事者急圖之

往行

元至正二十三年太祖初命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于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乃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黃公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洪武中上書言事上可之

三十一年超陞工部歷官南兵部尚書謚忠宣永樂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所在戸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一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開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給官牛農器但山東近年旱飢流徙初復衛所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俟開墾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欒華張琰吳政等經理屯田公總其事旣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

洪武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衛分軍于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糧自是立法漸密徧于天下每軍糧田五十畝爲一分或有多寡不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糧又有二八一九六四中半等例皆隨地而異其耕種器具牛隻皆給于官

永樂二年更定屯田則例令各屯置紅牌一面寫刊于上每百戸所管

旗軍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戶所管十百戶或七百戶五百戶三四百戶指揮所管五千戶或三千戶二千戶提調屯田都指揮所放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種子外供照每歲軍用十二石正糧爲法比較將剩餘幷不敷子粒數目通行計算定賞罰爲令按察司都司幷本衛隔別委官點察是實然後准行直隸衛所從巡按御史幷各府委官及本衛隔別委官點閘歲收子粒如有稻穀粟菽黍大麥蕎麥等項粗糧俱依數折算細糧如各軍名下除存種子幷正糧及餘糧外又有餘剩數不分多寡聽各該旗軍自收不許管屯官員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五年浙江江西湖廣廣西廣東河南四川按察司增置僉事一員陝西福建山東山西按察司增置僉事二員盤量屯糧二十二年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定行處以重法

洪熙元年宣府鎮守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上諭夏原吉
曰邊軍屯田可省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所積果多當如例賞之
宣德四年五月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
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
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上嘉納之命戶部兵部各遣官與
都督陳景先經理五年八月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華工部
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請于濟寧以
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人千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
戶部兵部議至是戶部郭資兵部張本等言于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
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餘荒田
驗丁册今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于用力但山
東近年旱飢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
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
于人言今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本以聞于上事竟

不行按黃福之言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沂泗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濬涇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旣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于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馬營城田口外入城中軍士爲最夥耕地爲最寬闊然比年耕地奪于有力之豪非軍士所能有也天子中興修復城守以來景泰元年以少保于謙言與口外買牛白金三千以右僉都御史李秉言與宣府買牛白金十千而馬營前後得白金總一千三百焉于是軍士得牛以角計者一千二百有奇地以畝計者四千五百有奇牛足供耕稼時其孳育無窮地皆膏腴利可數倍他處至若鞅靬衡軛耒耜種糧悉出于官令講武之暇共力田事秋成償值之外聽自便而軍裝百需亦用是不煩于私又以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周賢與其協副指揮同知吳良相繼視事合其同事者之議相比之宜築屯堡以便作息備不虞其爲堡者四又環城之三面界爲菜圃人各一區給蔬茹

其爲地有一十四頃有奇而適數歲連熟由是公私饒裕上下相安菜圃在城南面者獨秀而大諸部將吏嘗治亭其間以爲督府往來休息之所乘間登而樂之爲大書其楣曰屢豐之亭蓋取詩所謂屢豐年以幸旣往願方來且以爲來者告庶爲耕地永久之託焉爾書已有歌而過于亭下者曰我畯我田兮我牛我犢我穀旣升兮我菜亦熟我飽而歌我無不足我士以寧兮猗哉我皇之福

成化元年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遂與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官田官牛之效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旣善宜永遵行九年令榆林以南召募軍民屯田每一百畝于
鄰堡上納子粒六石十一年令雲南按察司總督糧儲僉事兼理屯田
二十三年裁革山東按察司管屯僉事仍令巡察海道副使兼理
弘治二年題准成都右等衛屯田每糧一石折銀二錢六分布政司貯
留四年題准行四川令管屯僉事將官舍占種田地退出撥與無田軍
餘耕種領認糧者亦准與查明分數照例徵收本色不准徵銀花銷
嘉靖二十一年南京給事中王燁言虜患驛騷邊儲空乏欲爲久遠之
計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荒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爲業永不起科貧者
量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
皆令輸粟勢得概准折銀上曰屯田鹽法足實邊至計今屯田永可頓
伏便勅督撫按榜諭地方將 有闕文